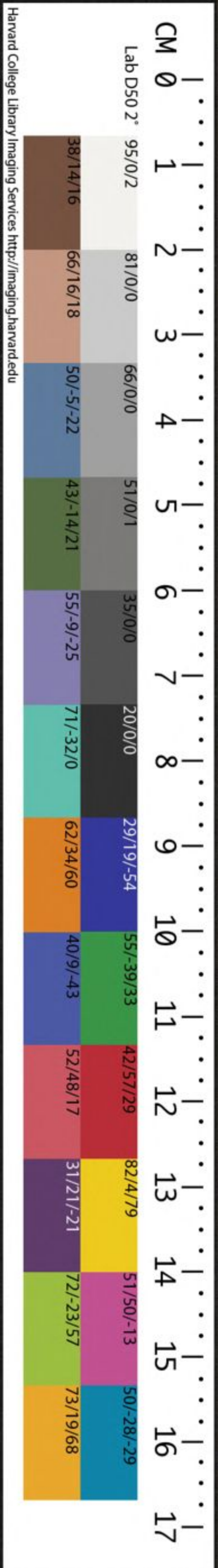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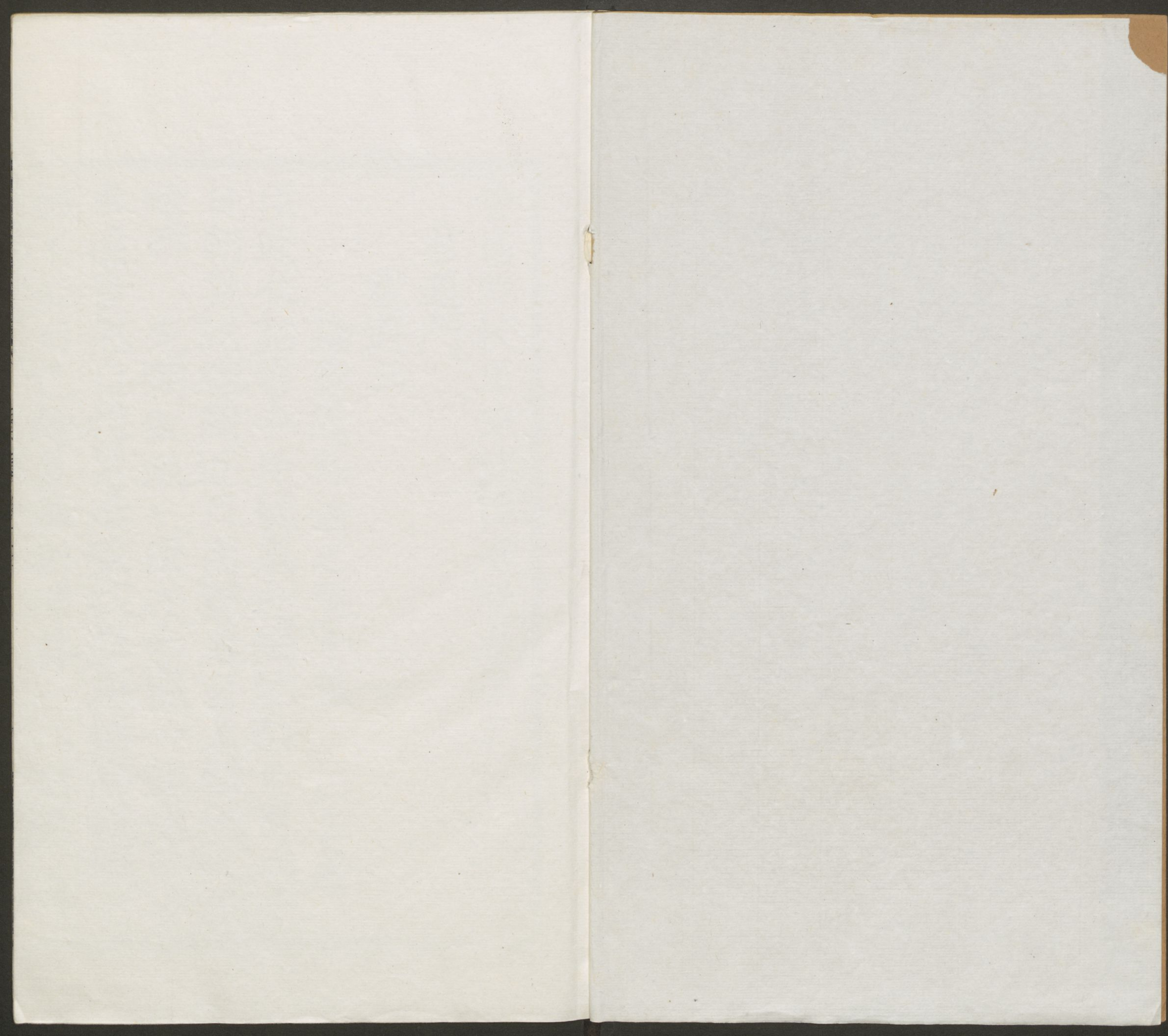


T4664.5/48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三

君道門

君道三

論修德為治之要十事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本月二十

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寮未有上殿班次

雖亦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

奉德音然自付累世家被厚恩捲懷報國

誠不能自已敢具奏對陳其一二竊所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君道門

君道三

論修德爲治之要十事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今月二十
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寮未有上殿班次臣
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
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惓惓報國之
誠不能自己輒具奏對陳其一二冒瀆 聖

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覩 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以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歛

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爲繁辭以便觀覽伏望 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慤慈孝忠厚

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
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
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
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
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爲曲說以附會
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
懼脩省欲側身脩道而左右之臣乃據經
傳或指外事爲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爲消
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

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
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已正事不敢戲豫使
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人民可得
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旣即尊位
則爲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爲已子父固
不可以不憂子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
民欣戴欣戴不已則天降之福若取民之

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爲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爲大功以暫勞求逸爲至計此世主所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

國先敝夫何足以爲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媚上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脩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

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况人君一言
一動史臣皆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
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
寐以自脩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
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
德脩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
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
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
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
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
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
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
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
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
級耳非人主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

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
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
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
厥德脩罔覺故傳說之告高宗者脩德立
事而已至漢之晁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
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
羣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罹七國之
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

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謹也

任賢

昔成王初莅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
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爲治之要在乎任賢
使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
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
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
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
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

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爲苟合志在於利則唯求苟得夫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

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已而從諫則不害其爲聖也及紂爲天子彊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復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爲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者在史冊一一

可考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
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機則不能無失
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
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怒其
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
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憂國諂佞阿諛之
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
寵人君誠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
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薄斂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
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
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
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散爲盜賊爲
人之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
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或盤於遊畋或

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爲之斂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靜而幾至刑措然則爲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繁刑也况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廣覘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彊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

心何則其情難知鍛鍊出入一繫於獄吏
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
而察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
以安其姓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
天下者數十姓惟 宋受命逮今一百二
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
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
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
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
司不復措慮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
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 祖宗所以
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蔑
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爲三王祖
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
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
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

天下凡有四方萬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饗國之日寢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爲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爲已是以先王制法作竒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

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爲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爲過侈也然箕子以爲象箸不已必金爲之金又不已必玉爲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爲千門萬戶由是天下之戶口減半盜賊蠭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以箕子之言爲

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大佞則夏禹漢文
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
商王中宗治民祇懼饗國七十有五年其
在高宗不敢荒寧饗國五十有九年厥後
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

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
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
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
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
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于
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
不聞其過而終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
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爲相
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

致開元之治其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弊而
徹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
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謹終
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
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
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
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為法與
夫暴君暗主所以兆亂之道可以為戒者乃

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
亦舜而已矣 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
天下幸甚 元豐八年六月十一日召為侍讀提
舉中太一宮到闕朝見先上此奏

論治道在審識人情

韓維

臣聞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
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已之心推人之情
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
息鬱則思通 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

民富矣常以愛民爲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心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聖子神孫觀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先效忠矣

元豐八年六月上
時知陳州過闕

論爲君難四事

王巖叟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臣竊以君道之

大無所不難苟得其要而持之則所難者少矣臣請略舉其要陛下試垂聽幸甚言無所隱之謂忠心無所欺之謂信忠於主者不避嫌信其已者不思謗所以忠信或至於獲罪故人君以察忠信而主之爲難巧於言之謂佞順於事之謂柔巧言則易得順事則易從所以佞柔常至於日親故人君以辨佞柔而遠之爲難廣大業者存乎勤而人情常易於生倦以墮其業故人君以久而不倦爲難

成大謀者存乎斷而人情常牽於小不忍以
亂其謀故人君以棄小不忍爲難臣以謂爲
國之要能察忠信而主之使得盡言辨佞柔
而遠之使不害政行之以勤而無廢弛之憂
濟之以斷而無優游之患則治道成矣 陛
下盛德日新四事之要曾無所難而皆自得
益願 陛下不以易心處之則德日新又日
新矣

元豐八年六月上
時爲監察御史

論治道貴清靜儉約

又

臣觀歷代君臣講治道者多矣然莫如貴清
靜而敦儉約蓋天下本無事因擾之而事多
事多則民勞民勞則怨民怨則國家有緩急
雖賞之而不爲用此所以莫如貴清靜也天
下之人所以養生送死者本自足由奪之而
後困困而後爲盜賊若不厚其本而徒嚴其
末雖殺之而不禁此所以莫如儉約也臣竊
傷比歲以來好進之人紛紛建議天下勞於
多事百姓困於不足故臣願 陛下以清靜

儉約養天下使百姓安且樂百姓安樂則自然陰陽和而風雨時海內將不勝其富矣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何則陛下自己有此心惟在守之而勿失爾不勞陛下費精神用智力臣故曰易如蒙採納乞以臣言詔輔臣使體聖意幸甚

元豐八年六月上
時爲監察御史

論治性之道

傅堯俞

臣聞之於書曰謹厥初惟其終又曰謹厥終惟其始始則念終不敢不謹也終則念始不

敢不勉也臣愚伏念陛下考古御今脩明法度恭儉以克己慈惠以愛人登崇老成開廣言路大義明著仁聲流聞總覽萬機得其綱要所以欽崇祖宗導世成俗爲子孫百世之慮甚備非臣筆舌所能形象雖詩書所載丹青所傳殆未有以過也可謂有其始矣臣愚不勝拳拳謂陛下雖聖性得之猶當加聖心焉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此不可不思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

性之道必審已之有餘而彊其所不足有餘則養之不敢矜不足則勉之以爲戒然後無間可窺而巧僞之徒不得比周而望進今陛下不出房闥而天下嚮風百僚奉職者無它以陛下通達平均而政出於大公云爾苟一有所偏則好惡之情露百邪羣枉必爭隙而入矣陛下前日積勞之所成就將中廢而不全矣豈可不兢兢業業日謹一日以圖厥終哉敬願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甚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初除御史中丞上殿時

論君道在立已知人

曾肇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早朝晏罷負宸端莊淵默弗言雖在深宮之中不爲佚豫之好可謂有克肖祖宗之聖質退朝燕處翰墨是親日御邇英虚心恭已以延講誦可謂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夫有克肖祖宗之聖質又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則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務也蓋聖人之性與人同在

謹其初而已夫性之初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火之始然一熒爝之微爾及其至也其明
足以燭萬物其用足以鑠金石其利博矣然
設之弗當則燎原野焚玉石而不勝其害也
泉之始達一勺之多爾及其至也大而爲江
河細而爲溝澮其利博矣然導之非理則暴
怒悍突懷山襄陵而不勝其害也人之性何
以異於是哉况夫有天下之大享四海之富
靡曼之聲妖淫之色足以移其耳目宮室狗

馬珠玉綺繡之玩足以移其心志與賢人處
矣而不肖者參之與正士游矣而邪人間之
日漸月漬習與性成則明者或至於昏仁者
反而爲暴豈其天資之固然哉設之弗當導
之非理故也故以舜之爲君而禹告以無若
丹朱傲以禹之爲君而其戒見於五子之歌
以武王之爲君而太保作旅獒以訓至於成
王而訓戒益詳周公作無逸又作七月之詩
召康公作公劉以戒民事又作泂酌以言皇

天親有德饗有道其誨可謂諄諄矣故以成
王中材之主而能持盈守成卒爲賢君者設
之得其當導之適其理故也自古治世少而
亂世多天下之柄或移於權臣或假於外戚
或出於宦寺諸侯或強大而不可制夷狄或
驕慢而不可屈兵或恣睢而不可使海內之
賦入或專於疆藩悍將而縣官不能有也百
里之長或專殺而司寇不能治也有一於此
人主雖有特起之資欲治之志而其勢不能

以大有爲此古今之通患也 本朝承平百
有餘年政出於一羣臣奉法遵職外戚奉朝
請宦寺供掃灑而已州縣之勢如臂使指夷
狄引首待我衣食制兵與賦皆得其要刑罰
清平又前世之所未有也 六聖相傳以至
陛下言其德則光大言其業則富有言其
勢則便利 陛下又有克肖 祖宗之聖質
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欲
王則王欲帝則帝惟 陛下之所嚮而已孔

子曰爲君難知爲君之難固有時而易矣何以言之君道莫難於立已莫難於知人已非禮不立人非言不知也孔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臣請爲 陛下言之夫所謂禮非制度文爲之事也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非正勿視也非正勿聽也非正勿言也非正勿動也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內之非僻之思無自而生外之非僻之習無自而入內有以正其心

外有以正其行夫然故施於事親則孝施於兄弟則順施於族姻則睦施於郊廟則敬施於朝廷則莊施於治民則仁施於軍旅則威無所施而不當矣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守豈不約其効豈不博哉至於知言其事尤難蓋言亦多端矣有辯有訥有華有質有是而非有迂而直不可不察也非獨如此人主必有好惡之心有是非之心所好者正所惡者邪以忠爲是以佞爲非則固

善矣不幸及此則小人必將逢其所好避其所惡矜其所是諱其所非以售其姦言以行其私說故人主好高遠則窺言入好卑近則適言至好刑名則慘刻之說進好功利則興作之謀用上以此求於下下以此應於上同者謂之賢異者謂之愚而君子雜處於小人之間方且逆其所順強其所劣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必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必獻其可以替其否如是而君不察焉

則小人日親君子日踈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此治亂安危之所以分也治亂安危之分在於聽言之際豈不可畏也哉故漢文帝聽張釋之而退嗇夫則風俗至於篤厚唐太宗聽魏鄭公而絀封倫則致治幾於太平齊威公不聽管仲而進易牙符堅不聽王猛而信慕容垂則不旋踵而敗亡其效豈不深切著明哉伏惟陛下有克肖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心宜其於

禮不勉而中於言不思而得然臣猶惓惓以是爲獻者蓋天下之物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物則爲物所引而欲必至於敗度縱必至於敗禮尚何以立已哉天下之言接於我者無窮而不能以道觀言則爲言所蔽而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無所不行尚何以知人哉臣愚願陛下及此春秋方富血氣未定早爲之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出入起居凡所以害德之事勿爲也左右前後凡可以

蕩心之物勿近也便僻側媚遠之而勿親直諒多聞親之而勿遠動容周旋唯禮之從則已無不立矣無作好惡無作聰明使人不能窺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使姦言不得入虚心廣覽以揆衆論辭寡者知其人之吉辭多者知其人之躁辭游者知其其誣善辭枝者知其心疑以至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則人無不知矣有以立已充而

至於美風俗不難矣有以知人推之以修政
事不難矣方今海內雖號治安然內則忠邪
雜揉是非紛亂士節不勵奉公守義者寡而
交私合黨者多外則爭訟盜斂法不勝姦歲
論大辟五千餘人 祖宗以來未嘗如此風
俗未可謂美也 朝廷上下紀綱不肅百司
庶務類多文具官不勝其冗而未有以革財
不足於用而未有以制哀矜惻隱之書日下
而百姓之力未裕也是故和風未洽而歲之

順成者常少恩信未孚而夷狄之侵侮者尚
多以至寇賊姦宄所在竊發政事未可謂修
也 陛下誠能蚤留意於此正己以先之得
人而任之力行以久馴致以漸則豈惟卿士
大夫相化以義哉芻牧之微裨販之陋可使
忠厚而知恥矣豈惟朝廷之上百工得其職
哉海隅障塞之遠抱關擊柝之賤亦皆嚮方
而宿業矣如是而風俗不美政事不修未之
聞也捨是而不務則接物而不能無累聽言

而不能不惑接物而累則雖有克肖 祖宗
之聖質而敗之者衆聽言而惑則雖有急於
問學之誠心而蔽之者多如是則風俗愈入
於薄惡政事愈入於弛壞貴者不能自克况
其賤者哉近者且猶弗治况其遠者哉非獨
如此人事不立而望天道之助順中國不尊
而望夷貊之允懷抑又難矣臣愚故曰 陛
下有克肖 祖宗之聖質有急於問學之誠
心則引而達之廣而大之正今日之所務也

不然則用心雖勞而去道愈遠用力雖勤而
爲術愈踈雖日接多士日求謹言而終於無
補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傳
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陛下欲
致此非他學以求之思以精之而已惟 陛
下留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元祐三年十月上
時爲中書舍人

論洪範三德

王巖叟

臣伏以人主言而爲天下法動而爲天下則
聖人思所以嚴百王之心而重其事故置右

史以記言左史以記動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恭默思道敬畏不言五年于今臣幸得以右史入侍願聞德音而書之不啻飢渴者亦有時矣昨日臣預立邇英侍講臣康講洪範九疇至又用三德陛下忽啓聖問曰只此三德爲更有德臣不覺心躍而神竦旣以初聞堯言爲喜又以陛下問德得其要爲慶臣敬已書之於冊以示萬世竊伏思念陛下旣能審而問之必將體而行之三德者君

人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爲陛下別白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以先國家之急而忘其身者任之當勿貳附下罔上以盜寵祿而不恤百姓之患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聲色人之所好也而遠之盤游人之所樂

也而絕之財利人之所貴也而賤之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所不能移非道所不能悅此人主之剛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饗四海之富而不侈聰明有餘而處之如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猶弗及虚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深淵怯若履薄冰此人主之柔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顧人主力行何如耳 陛下誠能用洪範之三德以修已推臯陶之九德以用人則堯舜三王

之盛可坐而致矣斯無難在 陛下勉之而

已

元祐四年二月上
時爲起居舍人

乞先正君心

范祖禹

臣蒙 陛下擢受諫職才力淺薄懼不克勝受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深思天下之事自非大者遠者未之敢先恭惟 祖宗受天命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未有承平如此之久累聖基業付畀子孫成之至難壞之至易是以古之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其本在於

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
正則萬事無不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易曰
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臣侍經
筵因進講每及人君正心脩身之要君子小
人繫於治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陳伏計
陛下聞之已熟今有言責不敢忘此竊惟天
下之本在於君心臣愚伏望 太皇太后
陛下日以 祖宗之艱難治天下之勤勞萬

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說諭
皇帝存之於心若 皇帝陛下聖心曉然明
於邪正是非他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
則萬事定矣臣竊熟思莫大於此惟 陛下
深留聖意以幸天下

元祐四年五月上
時爲右諫議大夫

校完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三 終

